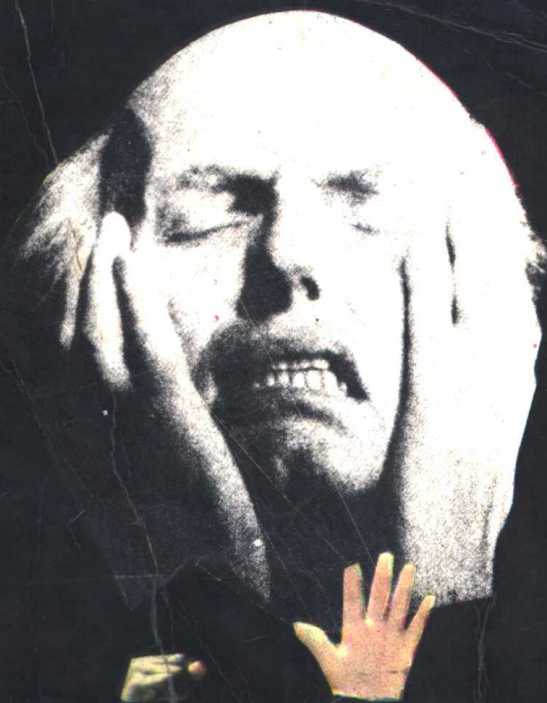




謎情記

阿嘉莎·克丽丝蒂 著
潘 惠 森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86

谜 情 记

阿嘉莎·克丽丝蒂 著
潘惠森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哈尔滨

责任编辑：贺铭华

封面设计：陈尔泰

谜 情 记

Mi Qing Ji

阿嘉莎·克丽丝蒂 著

潘惠森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2号)

石家庄塔家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201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ISBN 7-207-00226-2/I·39

统一书号：10093·816 定价：2.10元

出版说明

在现代人生的追求中，人们需要丰富的、健康的、多层次的精神食粮，以增长知识和智慧，获得多种生活情趣的熏陶。

阿嘉莎·克丽丝蒂对我国广大读者并不陌生。电影《泥罗河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女作家一九二一年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以来，已出版了六十五部小说，成为欧美著名的畅销侦探小说作家之一，并以此饮誉于世界文坛。

本社出于提高人们精神文化素质的初衷，选编了阿嘉莎·克丽丝蒂的几部代表作品。这些作品立意新颖、想象丰富、故事曲折、充满悬念，堪称世界侦探惊险文学之佳品。

内容提要

一个初秋的夜晚，斐拉斯太太突然死亡，史泊德医生被派往京士牧场调查，然而任何线索都未发现。

一天深夜，刺耳的电话铃响起，史泊德医生匆忙赶往芬利花园，他惊讶地看到亚克莱特低垂着头，坐在火焰将熄的壁炉前，死了。

接二连三死亡惨案和四处传播、蜚短流长的谣言，扰得村民心神不宁。

一位退休的老侦探波尔洛特，从事追捕侦缉工作，劳顿多年，退休后搬来京士艾伯村，本想在这里种种瓜，过起田园生活，以颐养天年。谁料，这一向宁谧的村庄惨案迭起，疑云迷雾使波尔洛特无法沉默、熟视无睹或袖手旁观。他在医生的帮助下，侦查、追踪，终于把谜底揭示给读者……

目 录

早餐桌上的史泊德医生.....	1
京士艾伯村的人物.....	7
种瓜的男人.....	15
芬利花园的晚餐.....	27
谋杀.....	42
匕首.....	56
邻居的职业.....	65
自以为是的雷各兰警长.....	80
金鱼池.....	92
饭厅的女佣.....	103
波尔洛特的探访.....	119
围坐桌前.....	127
鹅 毛.....	137
亚克莱特太太.....	145
雷蒙先生.....	156
麻将之夜.....	166
柏克勒.....	177
查理·肯地.....	190
佛罗拉.....	196
罗素小姐.....	205
报上的新闻.....	215

乌苏拉的故事.....	222
波尔洛特的召集.....	230
雷尔夫的故事.....	242
事件之真相.....	246
事实胜于雄辩.....	252
白 白.....	256

早餐桌上的史泊德医生

在九月十六与十七日之间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斐拉斯太太死了。翌日早晨八点，我被派往调查。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那时距她死亡的时间已有好几个小时了。

当我返抵家里时，才不过九点多。我用钥匙开了前门：故意在客厅呆了一会，把帽子和轻便的外套挂上。现在已是入秋时分，早上寒气逼人，这些衣帽不失为御寒的好装备。说实在的，此刻我的心情极端烦乱。我并不是说这时已预料到未来几个星期将要发生的事。真的，我并没有这样想。可是，直觉告诉我，以后的日子将会不平静了。

我姊姊嘉露莲短促的干咳声，夹杂着茶杯碰撞的声音从左边的饭厅传了过来。

“是你吗，占姆士？”

真是多此一问。不是我，还有谁呢？其实，刚才我在客厅多呆了一会，目的就是为了躲避我这位姊姊嘉露莲。诗人吉卜灵先生说过：“猫鼬是以行动迅速和搜索敏锐见称的。”如果家里养了一只山鸡，我一定建议来一场比赛，让嘉露莲和猫鼬各显身手，看谁先把山鸡逮住。不过，我们最好把那称誉猫鼬的名言的前半句删去。因为嘉露莲通常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安坐家中，就了解到任何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常搞不懂她到底要什么法宝。但是，她硬是要得。我真怀疑那些仆

人和商店老板就是她的情报员。同时她的外出，往往不是收集情报，而是散播消息。这方面，她是蛮厉害的一个专家呢！

就是为了她这种专长，令我刚才回来不乐。若我此刻就把斐拉斯太太死亡的事告诉她，不出一个半小时，这件事就会传遍整个村子，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聊天的好材料。干我这一行的，当然要谨慎行事。因此，我已养成了一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也经常警惕自己，不能向我姊姊泄露任何消息。所以，尽管每次她都有办法把事情挖出来，并且与我所知道的一模一样，可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我是问心无愧的。

二年前，斐拉斯先生去世的时候，嘉露莲就曾经不断地向斐拉斯太太作出各种轻率的指责。她说斐拉斯先生是被她太太毒死的。当时我就对她提出强硬的反驳：

“斐拉斯先生的确是由于长期的酗酒而死于肝炎的。”

可是这个反驳换来的却是她的讥骂。我承认死于肝炎与中砒霜毒的症状并无异样，然而，嘉露莲的非难却建立于另一个侧面上。

“你看看她的外表就晓得了。”嘉露莲曾经说道。

斐拉斯太太虽然已不再是一个青春少女，却还是顶吸引人的一个女人。同时，她的衣服虽式样简单，但穿起来却完全适合她的身份。可是，这又能表示什么？去巴黎选购衣服的女人多的是，难道她们为了穿衣服就会毒杀丈夫吗？

这一切从我脑海中掠过。我仍然站在客厅踌躇不前。嘉露莲的声音又传过来了。这一次，她提高嗓子说：

“你在那边搞什么鬼？到底要不要过来吃早餐？”

“来啦！我的好姊姊。”我仓促地答应着：“我在挂外套嘛！”

“即使是一打外套也早该挂好了。”

她说得没错。我步入饭厅，习惯性地亲了她一下，然后坐下来吃鸡蛋和火腿。火腿已经冷了。

“刚出差回来吗？”嘉露莲说。

“是的。”我说：“京士艾伯村的斐拉斯太太……”

“我知道。”我姊姊说。

“你怎么知道？”

“安妮告诉我的。”

安妮是我们的女佣，她很可爱，但好管闲事，怎么也改不掉。

静默了一会，我继续吃我的早餐。然而，我姊姊的鼻尖却轻轻地抖动了一下。这是她对某些事物发生了兴趣的表示。

“然后呢？”她追问。

“很棘手。一点头绪都没有，一定是在睡眠中死去的。”

“我知道。”我的姊姊说。

这次我可火了。

“你不可能知道的。”我很不客气地说：“我还没去那边以前，连我自己都不晓得，回来的时候，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如果那个小鬼安妮居然晓得的话，那她一定是个万事通了。”

“不是安妮告诉我的，是送牛奶的人。斐家的厨子告诉他的。”

正如我说的一样，嘉露莲不必出外走动，就知道消息了。只要她平平稳稳地坐在家里，一切消息都会自动传到她的耳中。

“死因是什么？心脏病？”她继续问。

“送牛奶的人没有告诉你吗？”我讥讽地反问。

然而，对嘉露莲来说，讽刺是无效的。她不当回事地回

答：

“他不晓得。”

总而言之，嘉露莲早晚会知道的，倒不如由我来告诉她吧

“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致死的，最近她因失眠而吃安眠药。毫无疑问是服食过量了。”

“胡说！”嘉露莲立刻回答：“她一定是故意的。还用说吗？”

当你私下有些秘密不愿公开，而偏偏又有人替你把它说出来，这种感受是很难过的。一股怒气从我心底冲出，我立刻愤慨地说：

“你又来了！没头没脑的瞎猜。斐拉斯太太干嘛要自杀？一个年轻的寡妇，丰衣足食，身体健康，大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自杀？毫无道理。”

“不见得。你自己看看吧。她最近的举动是多么的怪异啊！这半年来，她简直就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对了，你刚才不是说她患了失眠症吗？”

“那么，你的高见如何？”我冷淡地问她：“失恋吗？”

我的姊姊把头一摇，极有兴味地说：

“是懊悔。”

“懊悔？”

“是的。我跟你讲过，她丈夫是被她毒死的。你一直都不相信。现在我更肯定我的看法了。”

“我觉得你一点逻辑观念也没有。”我向她提出抗议：“要是一个女人胆敢犯谋杀罪，她应该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而这种人只有心安理得的去享受她犯罪的成绩，绝无心虚感伤之理。”

嘉露莲摇摇头：

“可能很多女人都是这样子，但斐拉斯太太和她们不一样。她很神经质。像她这样的一个女人，当然是不能吃苦的，不幸的是，她又嫁给了斐拉斯这样的人，她心里不痛苦才怪呢。”

我点了点头

“自从把她丈夫杀了之后，她一直都精神恍惚，我真的有点替她难过。”

斐拉斯太太在世的时候，我倒不觉得嘉露莲有那点表情是替她难过的。现在斐拉斯太太一去了那个巴黎时装无用武之地的极乐世界，她就准备着要浸淫于纤柔的感情中。我确切地告诉她，她的假想非常愚昧，是错的。虽然，我私下同意她的某些论点，但嘉露莲的结论可说是出于一时的猜测，完全没有实据，我不赞同她这样做。因为她将会把她的高见散播于村子的每一角落，而结果大家都误以为她的见解是根据我提供的资料而定论的。唉！做人真不容易啊！

“胡说！”嘉露莲回答我的指责：“你等着吧！一赔十我和你打赌，她一定留下了一封自白书的。”

“她什么都没留下。”我悻然地说。可是，这恶意的一句竟成她向我迫供的把柄。

“啊！”嘉露莲说：“所以说嘛，你也去找这封信了，不是吗？我说呀，占姆上，你心底所想的，还不是跟我的完全一样。你这条老光棍，又何必矫揉造作呢！”

“人家当然会考虑到自杀的可能嘛！”我忍气吞声地说。

“会采取调查行动吗？”

“可能。那得要看情形而定。如果我对‘意外服食过量

安眠药。这个诊断满意的话，调查就免了。”

“那么，你完全满意啦？”她狡猾地问。

我默默离开餐厅，没有回答她。

京士艾伯村的人物

在我继续告诉你我和嘉露莲的谈话之前，我想先把我们的居住环境来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的村子名叫京士艾伯。在我的想像中，京士艾伯村与一般的村子没有什么不同。克兰哲斯特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市镇，距本村约有九里之远。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火车站，一个小邮局和两家竞争激烈的杂货店。年轻有为的人早就离开这个村子，出外谋生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些嫁不出去的老小姐们和退休的军官。至于我们的嗜好和娱乐，只有一样，饶舌。

村内颇有来头的住家只有两间。其一是京士牧场，为已故的斐拉斯先生所属，现在属于他太太。其二是芬利花园，属于罗杰·亚克莱特所有。我对亚克莱特的兴趣颇大，因为他比其他的乡绅更有乡绅的味道。他的乡绅作风真是不可言喻的。看见他，就使人联想到旧音乐喜剧第一幕中经常出现的红脸村夫。那些喜剧以绿油油的田野作背景，他们就在台上唱歌，诉说着他们要去伦敦了。现在我们有讽刺时事的歌舞剧可以看，这些乡绅们就随着音乐剧的衰微而消失了。

亚克莱特当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乡绅。他是一个极为成功的马车轮子制造商。年纪将近五十岁了，但他的脸色红润，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与教区牧师过从甚密，还自动向教区基金认捐（有谣言说，他是纯粹为自己打扮），资助斗

蟋蟀比赛、青年俱乐部和农民中心等。事实上，他是我们这个和平安谧的京士艾伯村的灵魂。

当罗杰·亚克莱特还是一个才廿一岁的青年时，他与一个比他大六岁的漂亮女人谈起恋爱来。后来还结了婚。那个女人名叫巴顿，是一个寡妇，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他们的结合，既短暂又痛苦。说明白点，亚克莱特太太是一个酒鬼，婚后的第四年，她就成功地把自己的生命也一起喝进坟墓里。

后来的几年，亚克莱特并无再婚的打算。亚克莱特太太去世那一年，她替前夫所生的孩子才不过七岁而已。现在，他已是一个廿五岁的青年了。亚克莱特把他抚养长大，有如自己的亲骨肉。然而，他却是一个鲁莽的青年。身为继父的亚克莱特为了这个孩子，真的不知道受了多少折磨和忧虑。尽管如此，村子里的人，仍对雷尔夫·巴顿有好感，大概是他长得英俊潇洒的缘故吧！

正如我前面说过，在我们这个村子里，大家是随时随地都准备好说闲话的。亚克莱特和斐拉斯太太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一开始，我们都注意到他们两人交情不错。等斐拉斯先生去世后，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则更明显了。大家都在瞎猜，以为斐拉斯太太服丧的期限一旦过去，她就会摇身一变成罗杰·亚克莱特夫人了。感觉上，他们的结合是很恰当的。罗杰·亚克莱特的太太被认为是因酗酒致死的，而斐拉斯生前亦当了好几年的酒鬼。因此，他们的结合，的确可以弥补两人以往所受的创伤。

斐拉斯一家搬到这个村子不过一年的光景，而有关亚克莱特的闲话已流传了好几年。在雷尔夫·巴顿长大成人的那段日子中，亚克莱特家里换了不少的女管家。每一个都免不

了被嘉露莲和她的密友们猜疑一番。这十五年来，大家都满怀自信地等待着，看亚克莱特会娶哪一个女管家。现任的一位名叫罗素小姐。是一个泼辣的女子，但却能安然地在亚家主持家务达五年之久，比前任的几位都长了一倍以上的时间。大家都以为，如果不是半途而出一位斐拉斯太太，亚克莱特早就娶了这位罗素小姐了。当然，大家并没有忽视另一项因素——亚克莱特的一个弟媳带着她的女儿不请自来。西施·亚克莱特是亚克莱特一位不争气的弟弟的遗孀。据嘉露莲说，自从她搬来芬利花园之后，就把罗素小姐安置在一个很恰当的位置上。

我不知道她说的所谓“恰当的位置”指的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讽刺的味道。可是后来我经常看见罗素小姐抿着嘴巴，脸上挂着一丝尖酸刻薄的笑容，向别人诉说着她如何的同情可怜的亚克莱特太太——她现在靠着她大伯的救济而过活。我想，吃救济金的日子大概很苦吧！如果我不是靠自己双手来赚钱，也会遭遇同样的痛苦呢！

当大家正热烈地讨论着斐拉斯太太时，不知道西施·亚克莱特太太作何感想。很明显地，如果亚克莱特不再结婚，她会得到不少的好处。每当这两个女人碰面的时候，西施·亚克莱特太太总是表现出一副热情可亲的模样，滔滔不绝地与斐拉斯太太闲话家常。嘉露莲说，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以上所说，就是近年来京士艾伯村内受人瞩目的一些事情。我们已从不同的观点来讨论了亚克莱特本人和环绕在他身边的一些事。同时，斐拉斯太太在这些事情中所占的位置也已交代清楚了。

现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小世界已显露出一个较为清楚的

轮廓了。村里的人一直在谈论着这几个人，从最微小的一举一动以及将来要送什么结婚礼物都被研究过了。可没想到悲剧会来得那么突然。

我一边踱着圈子，一边思索着这些烦杂的事情。我的注意力只集中于斐拉斯太太神秘的死亡，对身旁的东西一概视若无睹。她真的是自杀吗？如果是的话，我想，她一定会留下一些遗言之类的东西，用来告诉别人她当时的心情。据我的经验，女人一旦下定决心要自杀，通常她们都希望把迫她至死的原因公开。女人嘛，就是喜欢出风头。

一个星期之前，我还见过她一面。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观察，她那时的态度都十分正常。我当时突然想起了前一天曾经在街上看见她与雷尔夫·巴顿走在一起。我十分惊讶，但没有跟她打招呼，我绝对想不到雷尔夫·巴顿会在京士艾伯村出现。六个月前，他和他的继父吵架之后，就神秘的失踪了。此时他们并肩地走着，态度颇为亲密。斐拉斯太太还亲切地跟他说话呢！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预兆。这是一个模糊的感觉，笔墨实在无法形容，但我已预感到将有事故发生。雷尔夫·巴顿和斐拉斯之间的密谈，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令我很不舒服。

当我碰见罗杰·亚克莱特的时候，我还在想着这件事。

“史泊德！”他高声呼唤着我。“我只想抓到那个家伙。这件事太可怕了。”

“你已经知道啦？”

他点了点头。我看得出，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他一向又红又宽的脸颊现在深深地低陷下去，整个人像崩溃了一样。